



消失的武岡斜塔

文 / 《華夏早報》特約撰稿 大隱

站在凌雲塔前，回望武岡古城，那裏有壹片房屋，雜亂林立。

沒有幾個人知道，48年前，這附近還有兩座塔——花塔和南塔。它們與凌雲塔遙相呼應，形成壯觀的“三塔映月”景象。

像許多地理位置較為偏僻的城鎮壹樣，在梁思成泣血呼告都保不住壹座古老京城的年月，即便有關注的目光，也輪不到這樣壹座小城。

武岡，和那座風雨浸潤的斜塔，已經淹沒在塵煙裏太久太久……

傾斜度超過意大利比薩斜塔

地處湖南雪峰山東麓的武岡市，城建史可追溯到2100年前。

西漢文景之治時，這裏就設立了“武岡縣”，隸屬長沙郡。漢武帝時，改為“都梁縣”。到三國時，又復名“武岡縣”。

其後分分合合，經歷各種烽火戰亂，這座“都梁古城”，始終古韻依舊。

即便在1945年抗戰最後壹場大戰——“雪峰山會戰”中，作為主戰場之壹的武岡，與鄰近的洞口縣、隆回縣等兄弟縣壹樣，承受著戰火熬煎，但最後，那些歷經千百年風雨洗刷的古舊建築，仍然挺立在雪峰山下。

古城牆、古炮臺、古橋梁、法相巖、宣風樓、文廟、化龍寺，還有黃埔軍校分校舊址、中山堂，還有東塔（凌雲塔）、南塔和花塔（斜塔）。

其中花塔七級八面，做工精巧，雖因地基問題導致傾斜，但八百多年來壹直屹立不倒，傾斜度超過意大利比薩斜塔，成為武岡古城壹絕，與凌雲塔、南塔相映成趣（南塔上有56個銅鈴鐺，風來鈴響，意境悠遠）。

——它們濟濟壹堂，密布在壹座城裏，旁邊就是被稱為道教福地的雲山，再遠處，是連綿起伏的雪峰山……

如果沒有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場運動，壹切，都如此和諧美麗。

武岡斜塔卷入無邊黑洞

武岡市灣頭橋鎮的劉福元仍然記得，那是壹個天天喊口號、熱情似火的年代。

“先是1958年大煉鋼鐵，將周圍山上許多樹都砍了，然後搞公社合作化。1961年搞區建社，1969年，又撤區並社，全縣分為32個公社……”

在老劉的記憶中，用砍樹、砸鍋等方式來煉鋼的舉

動，只是諸多瘋狂行為中的壹種，到後來“放衛星”，搞公社集體化，“妳走到哪裏都可以吃食堂，不用擔心吃飯，這叫提前跑步進入共有社會”。

“剛開始覺得吃大鍋飯好啊，熱鬧，人人不用下力氣做事，還不會餓肚子。到了後來，不行了，因為糧食產量可以虛報，人的嘴巴、肚子不會虛報。自然災害壹來，就更要命了，起初還能喝粥什麼的，後來草根、樹皮、觀音土都成了吃的……”

他說的浮誇風、公社化、大煉鋼鐵、自然災害、集體餓肚子，這些後來都寫進了歷史教科書。

他不知道的是，彼時，遠在萬裏之外，正掀起壹場國際路線紛爭。

這場紛爭，將他和像他壹樣疲於生活糊口的武岡人，以及那座本可以“揚名立萬”於現今旅遊大業的斜塔，卷入了無邊的黑洞。

蘇聯修正主義

紛爭中，有個關鍵詞叫“蘇修”。

即“蘇聯修正主義”，又稱“社會帝國主義”。

其時赫魯曉夫上臺後，對斯大林和與斯大林有關的幾乎所有事物，進行了“清算”和打壓，唯獨有壹個政策保持不變。是什麼呢？

那就是對中國的拉扯和施壓不斷，以便獲取更多利益。

中國領導人認為蘇聯此舉背離了社會主義路線，形成了新的帝國主義，與老對手美帝沒什麼區別。於是，“老大哥”被稱為“蘇修社會帝國主義”。

此後的事情，大家也都知道了。

中蘇兩國鬧翻了，妳撤項目撤專家，我不再是妳的小弟，妳封鎖貿易封鎖補給，我大不了“勒緊褲帶過苦日子”。原先患難與共的兄弟，因壹個新主的上臺，竟然成了反戈相向的對手。

反映到國內，打擊“蘇修”，與打擊美帝壹樣，經領袖壹定性，再經各省市縣層層下達指示，到最後，便成了萬千群眾的“標準答案”和“正確姿態”。

遠在雪峰山下的武岡城，當然也不能例外。

爆炸聲起，兩座古塔倒下了

時間走到1970年4月。

這壹年，武岡早已進入文革“軍管”時期，就是部隊的人來接管地方政府，革委會主席兼任縣長，武裝部



武岡斜塔可与著名的意大利比薩斜塔齐名，塔高30.5米，傾斜度6.22°。

長兼任縣委副書記，據後來流傳坊間的多個版本，正是這兩個職位上的人，成了損毀斜塔的主要決策者。

“南下幹部”武裝部長深夜找到革委會主席：“眼下反美帝反蘇修這麼聲勢浩大，妳看我們還要整些什麼東西出來才好？”

“破四舊那些東西，看似無關緊要，實際上是看得見摸得著的，是立場問題，也是凝聚人心的問題，我們得在這方面做做文章。”

“行。我看就從清理整頓壹些迷信場所和走資派喜歡的舊建築入手，堅決表明我們反封建、反美帝、反蘇修的決心！”

……

1970年4月的那個暮春之夜，兩位地方長官，就這樣“碰頭”決定了壹座古城和兩座古塔的命運。

後來有武岡籍作家回憶，在這種急於表明政治立場和發動群眾參與的運動中，包括上述古舊建築在內的許多文物古跡，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破壞。

“先是小範圍搞打砸，後來幹脆用炸藥。花塔（斜塔）和南塔，就是在1970年那場運動中炸毀的。”

當年知情者還說，凌雲塔、花塔、南塔，原本要壹起炸掉。因為它們“各自代表了封建主義、蘇修和美帝，要全部炸掉才安心”。

後來不知是誰提議，只要炸掉其中兩座寶塔就好，不讓它們遙相呼應，避免了三點壹線，也就避免了國內外敵對勢力混成壹體。

這種“荒唐”的想法和做法，有些人說不可能，但在“畝產幾萬斤”稻穀都成了標本的年代，還有什麼不可能的呢？

至於炸掉寶塔的其它功用，有的說爆破後的磚塊被用來修防空洞了，有的說用來修了防洪堤，也有的說是用來修老街的路，甚至被壹

些居民拿回家了。

再珍貴的文物，再好的文化載體，壹旦被歸入隱含路線正確與否的清單，不是走向損毀就是在風雨中飄搖。

爆炸聲起，塵煙滾滾，古塔倒下了。

沒有壹個人站出來阻擋，更無人理會那些磚頭的去向……

假設斜塔沒被損毀

壹座堪稱世界建築史上極具個性之美的古塔，在千百年王朝更替中沒有倒下，在外來入侵者的野蠻殺戮中也沒有倒下，最後，卻在“自己人”手裏莫名其妙地損毀了。

這是那場運動中，無數人和無數文物珍寶的命運。

在那樣的運動中，生命個體和文物個體，都不過是極權大車的附屬物，誰留下、誰被消失，隨意得像原始叢林裏動物的壹時之念。

沒了斜塔和南塔的武岡城，少了三塔映月的美妙意境，也少了壹種獨特的品位。

前些年，據說武岡有人提出恢復武岡三塔景觀，但遭到了某些人的反對，他們認為復古兩座古塔“沒有意義”，特別是斜塔，當時也是建築上的施工疏忽，歪打正著才出了壹個奇觀。

“妳用現代手段恢復，技術上沒問題，但恢復得再好，比如斜塔，它斜得再美，也是壹個仿制品，文化意義不大……”

暮春中的武岡古城，眼下正迎來新壹輪旅遊興業浪潮。斜塔是恢復，還是任其消失，自然有當地決策者的考量。

我曾在壹篇文章裏說過，地方決策，壹旦陷入短視井底和極權陰影，其對文化延續和人類文明成果的破壞力，將遠超壹切風侵雨蝕和任何形式的經濟損失。

假設斜塔沒被損毀，那

些滿世界跑的遊客們，從意大利比薩斜塔壹路輾轉飛到武岡，見到眼前巧奪天工的藝術姊妹篇，不知會泛起何種驚喜的表情？

假設斜塔沒被損毀，在武岡機場下樓的遊客壹多，以武岡古城為中心的多條湘西南精品旅遊線路，不知會帶動周邊多少個鄉鎮的經濟發展？不知會迅速提升多少長期囿於壹井之見的個人視野？

恨我沒早生壹

離開武岡前，我在凌雲塔下佇立良久。

想起秋雨大師曾在他那篇《道士塔》中引用過的壹首詩。那是壹位中國詩人寫的，致摧毀圓明園的入侵者，恰到好處地表達了所有敏感於歷史文化碎片的思考者之痛惜——

“我好恨
恨我沒早生壹個世紀
使我能與妳對視著站立

在
陰森幽暗的古堡
晨光微露的曠野

要麼我拾起妳扔下的白手套

要麼妳接住我甩過去的劍

要麼妳我各乘壹匹戰馬
遠遠離開遮天的帥旗
離開如雲的戰陣
決勝負於城下……”

158年前，是圓明園。
48年前，是武岡斜塔。
有些歷史，壹再重演。
只是主角，換成了外來者，或“自家人”。

而最痛心的，不是無法穿越到當年，出面阻止那些可惡的破壞者。

而是我們反思歷史，再環顧四周，窮盡所有努力，仍然無法找到壹種恒規則，讓所有的文化珍品，都免於運動式折騰和破壞。